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一〇〇輯
沈雲龍主編

輜軒抗議

余乾耀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輻
軒
斡
轆

江都徐兆豐
署簽

輜軒抗議卷首

照錄前出使日本國大臣黎

保薦書

光緒八年十月廿二日

再中書余瑞由前任何公使奏調來東以領事官
派駐長崎獨當一面已逾六年查其在任情形始終
能自樹立鄰國取信商民畏懷而於日高事宜消息
尤靈所得薪俸因肯講求外交亦敷衍無餘夫能顧
惜一己之局面者即能顧惜

國家之局面實與他人志在銀錢保舉及意氣用事者不
同庶昌私見以為如該中書辦事即予以公使之職
似亦可以勝任而於中東交涉事件均有裨益人才

難得應如何拔擢之處謹為

王爺陳之伏祈

垂察庶昌再啓

輜軒抗議自叙

此書凡二十一篇乃十二三年前乾耀奉使東瀛時所存籌筆之作也蓋自丙子秋八月

朝廷策遣使臣四道並出乾耀方倖值薇垣以吳江師相沈文定一日之知得由出使日本大臣何奏請偕行越明年十月之國贊勳使務隨即分駐長崎獨當一面長崎與高麗密通倭人誘約通商輪船絡繹固衝要地也而港內舊有俄國水師租地其兵輪之游弋東方出入中國海疆者大都停泊於此與本港官時有拜晤往來自是與各國領事並水師武員暨日

本地方官交游漸洽遇事開誠布公悉泯猜嫌而於彼國隱謀深惠及東西合縱連衡離合莫測之狀頗得其情履霜堅冰時或形於公牘前後上書三十餘次歷陳管見未嘗不欲為

國家稍盡區區願以人微言輕獲上無術雖蒙褒答亦僅託諸空言因循至今竟坐視鄰邦發難雄長亞洲檢閱曩者條陳墨跡未乾而呼吸之間應不旋踵想有心人見之當亦同深太息矣惟是既往不諫來者可追孟子曰如恥之莫如為仁夫仁非但慈祥之謂乃動合時宜確乎不拔之謂又曰夫人生於憂慮今

外患已極果從此殷憂啟

聖必思懲前而毖後或者邇言是察尚可採取以措諸施行是則私心所竊冀也因蒐輯舊稿擇其可存者別為序次如左而并錄 黎星使蒞齋上

總署一書冠諸首簡名曰輜軒抗議聊以誌雪沉鴻爪云爾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孟秋七月余乾耀叙于玉環廳署籌海親民之齋

車車才言

圖

輜軒抗議目錄

卷首

前出使日本國大臣黎

保薦書

自序

卷之上

答江海關道劉觀察書

再與江海關道劉觀察書

稟北洋大臣李

上北洋大臣再稟

答津海關道鄭觀察書

稟北洋大臣李

再與津海關道鄭觀察書

稟覆北洋大臣李

稟北洋大臣李

稟北洋大臣李

稟北洋大臣李

卷之下

稟北洋大臣李

上北洋大臣李

稟北洋大臣李

稟北洋大臣李

敬陳時務書

稟北洋大臣李

稟北洋大臣李

稟北洋大臣李

上李傅相論法越事宜書

再上李傅相書

車車折言

金

輯軒抗議卷之上

嶺南余乾耀元眉甫著

同里愚姪凌福彭校訂

答江海關道劉觀察書

光緒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芝田觀察大人閣下昨接移覆公牘并

惠手教猥以做處審訊法國哈慎兵輪因行駛在洋
月夜衝沉甯波人陳阿妹漁船被溺當時撈救水手
林天送等六名裝載到崎會審定案仍斷罰法兵輪
賠償船價卹款六百餘元由該兵輪將水手送回滬
關遞籍一節備承

獎飾逾恒彌增慚悚然哈慎兵輪船主人甚桀驁不馴而卒至允服遵斷者亦自有故似非傲倖可得竊以為今時洋務大端不過春秋尊主庇民四字是其標準然即此尊庇兩事尚恐有辦不到之處因當初與各國議立條約祇是勉強應酬偏而為之其於居中御外之權宜猶有未盡也士大夫欲講求交涉似當以

開國方略及

會典禮部主客司等書為經以條約為緯而又旁通公法周知各國典章方能肆應不窮折衷有秩夫如是則範

圍在我臨事之際不必徘徊瞻顧自然外國不敢藐視而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謂開誠布公納天下於在宥彼遠方之人敢不以賓禮自處而漫施其橫逆哉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竊以此為辦理交涉之祖又曰懋遷有無化厥居竊以此為辦理通商之祖若夫陶河濱漁雷澤三年成都三年成聚此大舜之通商又為外國通商之祖此本是分作二件是以各國既設外部衙門以總理交涉又設商部衙門以綱紀商政其法制猶為近古今混而一之彼此牽涉動多掣肘其源不清而欲其流之不濁不可得也

管見所及敢為

執事陳之乞賜教以匡其不逮幸甚

再與江海關道劉觀警書

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一日

芝田觀警大人閣下前於二月二十七日曾肅蕪函
討達典籤內另繕覆

李伯相稟一件致潘任卿太史書一件當蒙飭送文
報局轉呈

費神謝謝前於二月初間發去一緘極言日人叵測
琉球將廢各情形茲於三月廿二日接東京使署來
函開稱日本政官果於是月廿四日告廢琉球藩改
冲繩縣設治於首里城等語覽之殊覺憮然夫琉球
為我國藩服

列聖在天之靈亦默鑒之曩者朝貢不絕非重其方物也亦以屏蔽海外者皆我國之藩籬也藩籬孔固然後外侮不生此固唇齒輔車之勢也乃以數百年之藩服廢於一旦彼當外強中乾之時得遂其狡焉思逞之計噬臍莫及將入膏肓可不為之所乎况球王尚泰乃弟前在值廬親奉

諭旨實為我

穆宗毅皇帝所冊封今彼以兵船一艘繫累球王之國拘若虜囚凡三口華商寄留東土者莫不義忿填胸有口難言竊觀此間通商利權盡在中國每年出入稅貨

朝

廷

與英美兩國鼎立為三關繫匪輕若

赫然斯怒命撤華商歸國張吾樓艦峙我糗糧示之以絕交形之以利害截其通商之路彼必全國震動可使之物產滯銷紙幣不行數月之間彼自不戰而屈雖有兵艦二十餘艘勢難久持興滅扶傾可必得也而老成持重皆為鞭長莫及之言奈何奈何竊慮外藩多事必從此始中國於此事究竟作何處置尊處倘有所聞尚祈密示一二為感切叩切專此布達敬請勛安

傳傳本言 圖家

2

光緒六年三月廿六日稟 北洋大臣李

稟知日本窺伺朝鮮情形並欽呈美廷遣使致該藩王國書請核籌妥辦由

敬稟者竊中書自駐長崎開辦以來地方交涉百端雖屬煩難然布之以誠心持之以敬慎近則稟承星使遠亦可仰仗

國威循分至今視港內情形尚無他慮惟長崎密邇高麗自日本在釜山開港後一切布置為患日深去歲屢命公使兵船測海趨行直達麗京議增開元山仁津等港一在咸鏡道一在京畿道中書迭經備函由江南海關劉道瑞芬處請其迅速報

聞諒有轉陳

鈞覽近查此處英美各國領事日
日人爭思染指日人拒之甚堅以
必不能保護高麗彼獨通商希皆
併耳茲於本月初六日忽有美國
兵船名太匡低羅格其坐駕者為
美廷之命專赴高麗議約通商甘
美國領事官特來拜晤告知將往
助派員同往之話中書婉言辭少
欽使吩示遵行在案今美國總兵

已刻啟輪前赴高麗有本港美領事同去並顧一華人能畧識漢洋語言者隨之偕行中書先於二十三日偕梁繙譯殿勳同往兵船答拜聞美總兵稱說此次得日本太政官一函札其釜山領事官就近照應其事或可周全等語伏查美國前派兵船赴高麗議約者自同治三年以來其濫觴不止一次皆係今總兵蕭孚爾一手經理此行得成與否尚未可知然就高麗而論與其專許日本往來墮敗冥昧之中不如兼許各國通商儻能辦理得人或可相維而相繫應如何立約保護之處亟宜預圖之祇得將現在美國

車車才言 卷一 六
總兵與中書對答情形另照日記鈔錄一卷並將該
總兵擬呈高麗王國書譯漢文一紙及日本在高麗
設警部官又國內添募民兵情形二紙除稟

欽使外理合繕函密陳伏維

察核賜示俾有遵循再現長崎各國領事官欲與高
麗通商者不過與日本稅關相議欲通貨物往來耳
日本尚且不允惟美國先派總兵作為欽差大臣欲
與之議立條約英國雖未同謀而東京使館參贊官
及駐神戶之英領事各皆留心學習高麗話以待相
機而行似可見微知著順以報

聞肅泐寸稟虔請

崇安伏祈

垂鑒

光緒六年五月初七日上 北洋大臣夾單

敬再稟者查美國太匡的羅嘉大兵船自三月二十五日由長崎開行後即於二十六日抵朝鮮釜山浦而日本已派一大軍艦名天城者由東京駛赴該埠巡視情形美兵船既定泊朝鮮官無往見者聞總兵自將國書封固託日本領事官代遞東萊守守却而不納美兵船駐候兩日僅有高麗文士一名偕日本入登舟游玩該高麗人一言不敢自達惟日本人口脛是瞻美總兵即於二十八日下午展輪出釜山口徑往橫濱拜見日本外務省卿及美公使至五月初

四日復返長崎初五日美領事官即來拜晤所言情
形大略相同中書問遲日是否仍要再往美領事答
云此次如何行止已請朝命俟廷寄到來乃定中書
問有何新聞神戶橫濱各處兵船多否美領事答曰
在橫濱刻下無外國大兵船惟神戶則有英法兩國
水師提督皆前數日由長崎開往者俄之提督兵船
一艘今早與我總兵船同時入港均由橫濱神戶而
來此外尚有英國緊駁數隻而已美領事又私語曰
我近察俄國大添兵船十餘艘不日駛來東洋其事
非在中國即在高麗雖是否尚難逆料然海軍設備

乃為長策我聞中國水師雖則兵船不少然未得一
外洋熟識水師真本領之員輔助貴國水師大臣妥
立章程認真訓練一旦有事在中國海疆或可庶幾
若出外洋遇敵勢必進退兩難是以外國皆藐視之
屢屢生事以中國地大人衆財力有餘而竟受此患
今俄又如此人則幸災樂禍我與總兵均歎不平我
總兵蕭孚爾與前統領格蘭脫為莫逆交自南北花
旗之亂總兵歷事戎行以功晉升今職前時勳業疊
見於我國新聞天下共知其中正和平能知進退
我國特命以出洋辦事之權不久即擢任提督今總

兵曠觀中外情形深以為恨且聞前統領格蘭脫言
貴國爵相之賢慨然欲假尺寸之階為中國助其威武
如肯信任則楚材晉用雖與俄國戮力而不辭即未
啓兵端或貴國因俄麗有事要派大員出洋查辦或
專任或同任如總兵者真堪首選此我之私言也未
知貴國領事可以轉稟

上游察核否 中書 答云用人乃國家大事非我所敢
妄言也然深感貴領事同澤同袍之義似不可以忽
然容俟得間當徐圖之 中書 伏思察言必先觀人查
美領事孟艮在美國為著名律師然為人忠厚前在

上海為副總領事後調任長崎領事迄今已有十三年內外均多推重去年美廷因謀保護華人傭工者其大臣特貽書交該領事酌議是否應與各外國工人一體優待保護之處抑或視各外國稍為分別而該領事尚肯力陳公道極言保護中國工人與待各外國一體無異其用心足見一斑然則無論如何今其所言亦必出自總兵之意且為我效力起見彼既披心腹向中書言之中書亦不敢壅於上聞理合附稟瀝陳伏惟

中堂採擇幸甚再美總兵蕭孚爾亦來晤談伊言在

神戶與英提督會晤得悉英提督亦聞俄人將謀高麗提督乘駕大兵船親至釜山省視又派警駁數隻往高麗之元山地方查看提督又披圖指畫言此次俄人必謀取元山以便兵船往來等語所言亦在意料之中昨俄提督來本港雖言尚無欲與高麗通商之事然恐其言未必確真該提督已經滿任聞俄國新提督乘駛新式大鐵甲船名美甯者遲數日可以到崎該提督即要交卸回國隨後俄國續有兵船十四艘添注來東內仍有三艘亦係大鐵甲特未出歐洲海疆即未知實否而英廷預備不虞已添派一大

鐵甲船駐守香港敢為貴領事言之以觀其後云云
計總兵所言不為無心至昨日下午俄之新任提督
已乘美甯入長崎港其鐵甲之雄邁尚不如英提督
乘駕之挨溫刁克兵船其中如何新式匆猝尚未得
見中書忝駐長崎密邇高麗以上所聞似關於大局
輒忘僭越據以報

聞另日高交涉各情載於東京新聞紙者謹抄錄數
條一併呈

覽統祈

垂鑒不勝悚惶之至乾耀再稟

車車未言

身一

答津海關道鄭觀察書光緒六年六月初六日
玉軒觀察大人閣下春夏連接

惠函備承

綺注承

示條陳各節揭領提綱亦復布置稠密具見

才大心細深中機宜莫名欽佩弟於去春亦持此論
函致滬關劉芝田觀察蒙其轉呈

伯相復承

伯相咨到

總署今得悉

大君子所見相同更喜前言不謬稍蓋其僭越之愆
來示東三省分防整理情形謂畿輔要區尚可待敵
聞之何等欣快至於直境一切部署淮勇迅速竣工
非

伯相苦心經營豈易得此承

詢俄船一節查俄國大治兵船添駐東方海疆此事
屬實長崎有俄國海軍租地該船欲赴琿春海參崴
等處出入往來必經此地自五月內由西來東駛泊
長崎者已有三艘一為後軍提督坐船名亞細亞約
二千餘噸一為美甯鐵甲戰船號五千噸一為丕釐

士頗乍士基號四千五百噸聞續來者尚有十餘艘
云

來示謂津門各國領事往來煞費心力易釀事端推
原其故良由中國通商之始辦理隔膜流弊至今積
習難反欲捐而除之非旦夕所能為功也弟駐崎兩
載善狀毫無常慮耳目之不周外交之難協獨立無
助萬不能有所作為於是查照星軹指掌各條握自
有之權利開誠布公務使東西各官捐除成見尚無
跼跡之虞茲有長崎美領事忠厚老誠與弟交處二
年素稱愜洽華商亦甚愛之現伊改調天津領事不

日起程赴任到時祈

虛懷納之可得一助餘未盡言專此布復敬請

勛安諸惟

愛照不宣

光緒六年六月初六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竊照中書於六月初三日接奉
鈞函祇聆

梨誨長崎有俄國海軍租地此次大添軍艦自西來
東者計五月內駛泊長崎已有三艘一為後軍提督
坐船名亞細亞將二千噸一為美甯大鐵甲船號五
千噸一名乃士暱約千餘噸其亞細亞船之大不如
揚武且甫入港便要進塢小修美甯船似覺威風然
祇好外觀鐵皮並不堅厚船底木料已朽壞至前日
入塢修整被狂風一吹船尾更受重傷說者謂其兆

之不行此外在本港者尚有前任後軍提督坐船名的知幾連前共有四艘據此間電報謂下次續來者仍有十二三艘其中有三千噸大之鐵甲船一隻派正提督駕駛前來前西報言九千六百六十噸之船聞已止派即俄領事來談亦有此說諒非虛言惟近察西官議論與前數日頗不相同蓋入塢中得見其底蘊也均以俄船尚非堅利即其大鐵甲船食水過深用之中國海疆萬難馳驟如意此係實情中國苟能預備不虞

中堂復加整頓諒可無戰使彼必出於戰我亦可以

逸待勞惟兩大相持人情洶湧若得一熟識外洋水
師之人又深知彼軍情形者與之妥為商度似於戰
守之事尤善機宜中書前稟密陳既蒙

垂納敢為

中堂再陳之肅泐寸稟虔請

崇安伏祈

垂鑒

再與津海關道鄭觀察書光緒六年六月初十日
玉軒觀察大人閣下昨初六日泐覆燕函寄由外洋
文報處轉遞不日諒登
掌籤內附呈

伯相一函到祈密送節樓念念細讀
前示敬誌

蓋猷密布環海一新况直境已得豐收想見膏澤隨
車閭閻足食更可專心致志以肆力於大者遠者臨
風引領曷罄快愉

來示謂彼情叵測倘以兵艘游駛各口虛聲恫喝而

注力東三省之地則根本之患正大具仰

識微慮遠洞燭敵情俄之屬地海參崴為我琿春門
戶聞新調俄軍二萬餘人屯營駐守該處華商頗衆
往來必經長崎近因俄人刻覈無論貿易傭工必須
在俄署領有護照方許安業否則驅之出疆矣華人
來此者亦言該地整頓海軍以水雷為戰守之具但
舊駐兵船數艘尚不堪戰由西方新來之軍艦其提
督欲以沙加連島即庫頁島為屯營之區聞該處附
近樺大島與黑龍江口相接近日添造兵房由俄之
東方西北利亞等處撥軍艦五隻以護之彼欲注力

東三省此其明證矣即此次不開兵釁而他人睡斲已入吾卧榻之旁可為寒心刻下惟英水師提督自往箱館查察另派警駁小砲船四處偵探俄人一切動靜弟此間不過得之耳聞愧未有詳細情形可述中國水師未備祇圖自固吾圍縱有子房畫策而一聞鞭長莫及之說亦屬徒然可奈何即如

閣下前函示以去春條陳大意可謂盡善矣果照此認真做去何難日新月異綱舉目張首稱立總帥一條最為要着至今未聞何人拜命意者其為丁雨帥乎然虛懸兩載未聞赴任實音今當吃緊之時諸務

輒煩

上相雖當局者不辭勞瘁而兼顧與專精即為強弱所攸關總帥以下部署官員尚多如提督總兵副將參游管駕之類正宜酌定名目品級選材授任以後歸入海軍一部作為實缺補授如已設總帥即由總帥延請水師宿將仿照西洋軍制參訂而損益之妥議章程

奏明請

旨辦理其提督總兵有交涉外務之責與內地武官不同宜揀選文員熟識軍務者為之尊位重祿責其成效

膺斯任者必須親駕輪船仿照西法每月認真訓練
與士卒同甘苦學習水師人等須另設一水師學校
以造就人材先要擺脫官場習氣滌去一切浮文竊
以為非如此不能有為也未知
高明以為何如專此布達敬請

勛安祈惟

愛照不宣

新刊 卷之四

光緒六年七月初四日稟覆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俄艦續來者六月內僅到得鐵甲船一艘名
皮厘士頗詐士幾此船尚不及美甯之大本港新聞
紙言該船四千三百噸有新式大砲十門蓋美甯有
五千噸食水計英尺二十二尺有奇 中書前函似寫
三千噸係一時筆誤現察西官議論咸謂俄廷添派
此大船實為防英起見與中國並無開戰之心昨接
神戶理事署繙譯官張宗良來函詳述西洋日報極
言俄方擁大兵往征中亞細亞援阿富汗直逼印度
已佔踞馬父地方將與英為難斷不暇出無名之師

與我啓覺等話其言與西官相仿即俄之水師提督
去年曾與中書相識今又照舊往來提督持重老成
雖深沉不露然其左右之刺刺不休者每在於英國
阿富汗一事而於中國絕未嘗稍挾嫌疑前月二十
八日恭逢

皇帝萬壽聖誕中書遍告當港領事並俄提督美總兵屆
期設筵慶叙而俄提督加禮致敬實出非常是日俄
提督商諸美總兵午前八點鐘各坐駕船及大鐵甲
船皆升龍旗午正皆燃砲二十一響日本砲臺見之
亦因之如禮燃砲實為創舉華西商人懽然大悅俄

提督帶同參贊官各穿朝服佩刀登堂祝賀先行三
鞠躬禮然後向中書致詞曰恭賀

貴國

大皇帝萬壽無疆可謂盡禮之至矣觀於此事似無所用
其假偽然是日別港俄艦亦未有如此示敬者美總
兵亦謂是日情形足覘中俄大局也知關
廛注敢以附陳

中華書局

圖

三

光緒六年七月十一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竊照中書於本月初四日肅函稟覆附呈美
總兵回書一函并所著極言西國事端論譯文一本
寄由外洋文報處轉遞不日計登

鈞覽去後於初六日美國新授天津領事孟良來館
拜晤言總兵料理一切公務約遲數日中歷七月十
四五日可以啟行赴津孟良亦與同船之任查蕭總
兵不特熟悉水師並嫻於外務美廷曾派充大呂宋
總領事所至藉藉有聲此次奉美廷特命由南洋而
東洋查辦通商大抵以其人中正和平堪與各國議

立條約前月與中書商及高麗事謂固當忍耐俟之
不欲急遽致傷兩國之和然中國亦亟宜留意以保
護之而勿任人覬覦自棄東三省之屏蔽等語此論
何等正大即與他國水師提督晤談之際每及朝鮮
事宜輒高言宏議亦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此中書
所親見者也觀其胸羅智畧於各國水師情形無不
周知而又深惡他國憑凌氣習不欲中國授人以權
此金日磾勿使匈奴輕漢之意也察其言論愛中國
之心甚熱顧身荷美廷重任則進退之間頗費躊躇
似非出於我

朝廷特恩令彼樂効馳驅告辭本職以竟其用亦未易舍
舊而圖新竊聞之勞於用人逸於任事伏惟

中堂加意垂察如果堪資臂助應如何敷以心腹策
以利權在

中堂必能善處之立賢無方以光前業天下幸甚肅
泐寸稟虔請

崇安

新刊書目

卷一

四十一

光緒六年八月初九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竊照中書 連接七月十八日暨廿五日所發

鈞函疊聆

槩誨祇悉

愛才善任延攬彌殷既蒙

吐握於元公定卜張皇乎禹跡私心冀幸曷任軒輶
蕭總兵謹論宏杼謂揣中國時勢今欲整頓海軍非
盡在乎速購鐵甲而在乎先立總帥選用善法明定
章程務使將佐船主各員部署井井有條人材得所
造就然後鐵甲可用而海軍可成且輪船水師與內

地武員不同其將佐等官時有交涉外務之責規模
詞令所繫匪輕尤當慎選文官統領擇材授任重其
祿而觀厥成省去浮文務求實效非如此不能自強
等語中書材學疏淺未敢輕言軍國大計然却深味
乎其言憶昔時供職都門周旋吳江師相之間深
知外務之不易未嘗不撫髀興歎及隨使抵東遇事
留心採訪見其海軍一部卓然可觀推原其故亦祇
在專立總帥延請西人講求兵法至今不過教民七
年凡將佐船主皆用本國人材海口燈臺莫不皆然
今年各口稅關亦已辭去西人其戰船雖不多而水

師兵頗精練外國皆信其可以即戎矣豈彼能之而我獨不能乎未必然也轉移之機是在

朝廷耳昨初二日稟內曾錄日本兵船名數一摺並為蕭君代呈答書一函其意似言造用水雷人員不宜兼當船主恐其分務難以專精因此欲候

吩示然後遵行等情該函諒蒙

賜覽現查該船已離神戶海疆想當展輪回國矣俄之海部大臣昨日攜眷乘三菱郵船抵崎如何行止尚未得知在港兵船仍前二艘此外無甚新聞惟初四日下午此間接有英倫總局電報言中俄齟齬之

光緒六年八月廿三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竊照中書於八月初七日接奉七月廿五日

鈞函隨於初九日肅函稟復諒登

記室松花江東岸伯力地方俄人呼為義葛來士基
其情形已在

洞鑿之中自五月間俄國前任後軍提督阿拉富留
在長崎新派後軍提督名亞錫蘭畢哥負由亞細亞
船抵崎後即換坐乃士暹船前赴海參歲與該處都
督盡力經營而西比利亞省之將軍亦親赴海參歲
商辦一切自七月以前調精兵五六千名分駐海參

歲等處各要隘而尤注意在朝鮮交界之區此西國領事八月初間游歷歸來口述情形也初七日俄海部大臣抵崎後但拜晤地方官所有布置視前更密即西官亦莫知之實難窺測前於十二日海部大臣乘亞非利加兵船出港外間皆謂前往烟台當經密寄上海文報處王委員松森稟報在先至十九日亞非利加船即回長崎往返不過七日亦莫測其所向但聞高麗北方消息甚緊恐並非往燕台也二十日黎明俄海部又乘前船出港在崎俄艦二隻已先日展輪動靜如斯固難臆度惟靜以制動其轉移妙用

仍待曾侯抵俄與彼國議商乃定又聞近兩月內俄人僱船裝來軍械不少如中俄啟釁則其亞細亞等船用為巡緝往來船隻之需該船曾往天津測海一次兩月內髹船二次或黃或黑其色三變似此則中土郵船亦宜留意保護肅泐寸稟虔請

鈞安伏祈

垂鑒

輔軒抗議卷之下

嶺南余乾耀元眉甫著
同里愚姪凌福彭校訂

光緒七年四月十九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竊中書春間接奉

鈞函並承

賜還銜帖既荷

非常之獎諭彌昭

逾格之謙衷虔誦再三倍深慙慙昔陶士行書皆三
答諒亦無此諄摯也前月在崎俄船陸續遣散惟探

聞高麗近受鄰國掣肘情形曾經函致津關鄭道藻如請為代陳梗概並呈東京新聞一紙想已稟蒙鈞鑒東國貧而好逞現又發使臣長駐高麗迫再開港杜絕他國通商心難測度為

朝廷東顧之憂竊計日本現在困乏情形以中國之兵力

利權堪以制之而無不足所躊躇未決者在乎海軍一部尚缺二三驅策之才耳然竊慮高麗固不能無事而琉球亦不可終棄則今日海軍之部署應如何出謀定計以遏亂畧惟我

中堂身任而勿疑古來敵國外患每為國家之福祇

在轉移如何中書少慕陽明先生之為人觀其上楊
邃庵閣老一篇極言操天下之大權然後能濟天下
之大患可謂深切著明矣今中書非敢自比於陽明
而

中堂勲業之隆與

國家倚任之重實遠過於楊邃庵伏惟

鑒其愚忱而憫其所不逮幸甚美國水雷學校官員
曼涅士道經長崎已有晤及前數日有高麗部臣十
一名並隨員跟役共六十一名來游日本茲附列名
單一紙並伊大利王族游高麗日記譯文一冊到祈

賜覽肅泐寸稟虔請

崇安伏祈

垂照

上北洋上
敬稟者
鈞函祇
架誨恭
宮太傅
保泰凝
昇平彌
示謂間
諭中書
使情形

重羽金采吉等明言日使花房現在王京嗣後作為
長駐等話畧有不同查花房代辦公使於六月初間
由朝鮮回東京道出長崎聞係攜帶朝日兩國新立
通商章程歸呈外務省聽候日廷捺印至今亦未復
往朝鮮昨初一日朝鮮參議洪英植等大員十名由
東京回國復經長崎匆匆來館拜晤談悉前項章程
稅則日廷未盡允行伊等近接國內來信另派使臣
不日來東與日廷再訂並聞花房要候朝鮮信使抵
東議允章程再回本任等語且言花房駐在王京凡
事窺探動多掣肘各情形是日使駐京已可概見或

係去年未允而今已允之也洪參議等即於初一晚率同隨員跟役暨鄭重羽等共六十餘員附輪船歸釜山祇留魚應教允中一員尚在東京計洪參議各員在東京八十日周覽各部省及大小學校製造等局暨海陸兩軍伊亦自謂開擴見聞一切舉動言詞比前時頗易趨向矣鄭重羽飽學善詩人有機警此行專為講求稅務勤諮博訪畧得端倪其將告歸也稅關長官特開華筵請中書赴會至則日官八員朝鮮二員張燈結綵龍旭交輝侯張盛陳係因中書而設關長行酒數巡慷慨言曰亞洲諸國中華最大日

本朝鮮為小我願與貴領事親附永敦和好以保太
平等語其禮意殷勤彬彬辭令如此中書亦舉杯而
起答曰日本與中國高麗無分大小唇齒相依我願
與貴國長永遠締交共保亞洲大局高麗亦享昇平
此係贈答賦詩之義知關
塵注敢以附陳專肅寸丹虔請

崇安伏祈

垂鑒

光緒七年八月初五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竊中書於閏七月廿六日接奉十六日

鈞函荷承

溫諭周詳銘佩靡既近查日本國用五年出入比較表每年祇見增賦未見存儲外國之債稍輕而內國之債愈積崛強其外空乏其中夏秋以來倭主兩次巡遊北海道大抵皆為該處農商事務設法振興可謂極意經營邇年物產農工雖見漸有起色而涓涓者莫濟填海之大欲良由國小用侈以致餉竭民窮元氣消沮有事萬難支撐現球案未結彼總不能安

然近聞中國海軍聘請將才蕭嘒爾來華大加整頓
電線輪路漸推漸廣彼國聞之人心頗搖頃覽東京
新聞有擬遣使再赴北京之話如果海軍部署既定
人才輩出則聲威所至可使移步換形此不世之勳
創前此所未有可為

傅相預祝之

中書

崔躍之餘願為驅策久欲趨聆

訓誨面竭愚誠自去冬差滿以來乞假四次未蒙
星使允准眷懷時局勉留再三至今未如所請不勝
冀切之至

光緒七年九月初九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中書竊照八月廿八日接奉是月十八日

諭函祇承

鈞誨日本國小地隘財力祇有此數彼君臣好大喜
功更不足以供其揮霍具仰

明見萬里燭照靡遺中書前稟所稱遇事萬難支撐
者尚未明揭其弊端今請為我

中堂明言之彼邦之患非但以其國債累累也查現
時日本內國之債三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萬五千六
百三十一圓外國之債一千零一十七萬三千三百

三十六圓前此之負累固屬匪輕然泰西諸邦猶有同之者非日本所獨憂也所最難者彼國自維新以來金銀耗消又為外國人搜買運送出口至今已竭凡日廷出納之款與民間替用之財但以紙幣為流通除却大藏省所發紙鈔更無實在金貨邇來紙鈔日賤良由大藏空虛中書東渡之初日本紙鈔一圓尚可易洋銀一圓雖不能如西洋銀票行於國外而在東洋各口一圓尚可得一圓之需自後每况逾下不知胡底今紙鈔一圓祇值洋銀五角零民用以此益困雖經政府力為撙節設法振興亦不能挽回泰

西領事深窺其弊謂日本上下皆窮難以救藥若再與中國構釁堵港之後金銀無處搜括可決其鈔紙不行且慮變生肘腋此誠不刊之論也中書於八月初旬由長崎往肥後熊本城及筑後肥前等處內地游歷見其閭閻困乏景况皆同然到處官商望風歎迎筵宴之間禮意周洽大都皆願與中國相覲不願有琉球之舉無他彼知商業利權在中國實操其長也刻下中國添造戰船聲威一振若選將制師部署既定宜命之出洋測海採訪見聞與使臣領事表裏一氣布聲聞於遐陬宣

皇風於萬里交際悉持大體勿存猜忌以貽羞進退胥協
機宜勿太遲迴而養患商民既資保護藩屬亦賴幘
幪即欲有所轉圜亦何圜之不轉此中書所區區切
禱者耳現值鄰邦多事正發奮自強者所易為功借
箸籌謀時不可失謹譯近日東京新聞一紙並日本
紙鈔式樣三枚附呈
察覽肅泐寸稟虔請

崇安伏祈

垂鑒

敬陳時務書

歲在丁丑 乾耀隨同星使駐節東瀛自是目擊時艱常懷兢惕而日高之患每念不忘曾於光緒七年不揣冒昧上書

總署北洋條陳時務四款今錄三款於左

一今中國宜添設海軍大臣衙門所有南北洋沿海輪船海軍事宜均歸專任仿照泰西一體辦理泰西之強強在水師查歐美諸邦自陸軍將軍而外莫不專設水師部大臣為水師之總理提督海疆事務節制輪船提鎮造就水師人材激揚將弁士

氣凡教養刑法炮械軍儲皆有專司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故能內無錯矩外不失威中國軍政無論陸路員弁及內河外洋兩水師均隸兵部原夫立法之初未嘗不斟酌盡善然太平日久事多具文向之所謂外洋水師以之巡緝海盜猶慮不足況其他乎自同治以來中興諸元老經理沿海海洋防知今之不同於古也於是福建創船政局江南設製造局天津廣東等處有水雷館實學館亦次第舉行至於近年每因外患隱憂益知不足又購置碰快鐵甲等船十餘艘又設水師學堂海軍之事

可謂日新月異將集大成矣然而統轄之明權未
宣於中外分理之條例未定有成書以長駕遠馭
之資尚乏繫領提綱之術雖枝枝節節而為之本
原未裕而欲其流之暢達者不可得也亟宜在於
天津特開海軍部院衙門由

朝廷簡任棟樑授以統帥名目經畧沿海海軍又輔之以

左右參贊專資襄辦兼聘請一西國水師宿將撮
選各國水師良規美法繙譯漢文頒之學堂認真
教習又擇其要者訂立章程

奏請頒行俾資遵守為船將者務使弁兵人等各習其

職各奮其能耳目有所加手足有所措然後臨事不亂臨事不亂然後可以制勝如有未盡善者其章程仍准隨時斟酌呈請海軍部核議變更以期精益求精至於提鎮管駕各官航海情形固須精熟且與西國水師兵船拜晤往來時有交涉外務之責折衝禦侮兩者兼資不宜以鹵莽滅裂者充之敦詩書而諳方畧此其選矣倘其人習英語固無所害但宜設一繙譯官以助之又如招募兵士務須定例選其年壯及時高大合式之人編入海軍籍而尤以南方近海省分為妙每船大小額

兵多少應募之後分為炮兵工兵水手兵注册申
呈海軍部查核凡各軍艦仍就船上設水手學堂
教師其職兼司船上文案每日訓練之餘限以一
兩點鐘令水手炮兵等分班就學以西國水師規
矩等書擇其簡要施行者譯就漢文刊成各頒一
卷使之誦習教導而整齊之是為有制之師如此
部署既定亟應輪派軍艦巡遊各國海疆量其海
口之淺深察其地形之要隘所到之處知彼知己
與本國使臣理事表裏一氣或與彼國及各國兵
船相遇亦照公法交接往來察其船政砲械務廣

見聞亦壯聲威竊以為當今急務莫大於是總之
治兵之法以勞而強以逸而弱專精則密兼理則
疎自古及今理無或爽不獨西法為然也向者中
國屢為外邦藐視皆因中國未有海軍一部管轄
沿海輪船戰備不修進退無據彼遂謂中國輪船
不堪適用即與無水師等耳今若增修戰艦又能
改定章程立總帥而善布置轉移之間可使三年
有成其收效非可更僕數也此中國第一要舉敢
冒昧言之希惟

垂察

一中國雄長亞洲實為萬國所瞻仰既修海軍以威
天下即宜置賓館以篤邦交也我
國家自

聖祖

高宗以來

威警北庭

化軍四裔震今鑠古莫之與京謹按康熙九年西洋諸國
使臣朝貢自是有在館供給之禮載於主客清吏
司二十九年俄主乞和遣使來聘始與我大臣索
額圖議定疆界立石勒於黑龍江西岸用五國文

宇東北數千里不毛之地盡入版圖其時兵力雖強未始不藉外邦修好因荷蘭貢使在京付書達其國汗為之相與有成也又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貢使到熱河進表即日入宴

萬樹園次日瞻仰

如意洲又瞻仰

含青齋越翼日又在

清音閣入座聽戲此氣象為何如哉中外綏和猗歟盛矣今中國既與各國通商立約修好彼此大臣交接均應實心相待以敦友誼之情近觀日本鄰邦

雖屬國小民貧而外交一道能使賓至如歸其事頗得要領在東京則有延僚館橫濱則有外務省出張所廩房美麗傑閣崔巍為宴賓留客之嘉會其間重門疊戶有廳有堂有餐樓有書齋有臥室有浴房應需之物適意之區無不畢備去歲外務省以長崎地當要衝又飭縣撥紙幣四萬員建一交親館與橫濱相彷彿又往來橋梁孔道莫不以時修築凡王公貴客來游者皆能得其歡心故日本條約改正之權英公使雖未允之而英廷及美俄各國或明許或暗許近已十得八九無他着意

在交游之項轉機即在聲氣之間也此不獨日本為然辛巳夏間中國派員至印度與英總督相議鴉片稅則事件聞彼款待我國官員凡公館輿馬之需無不情文周洽况以中國之大天津上海兩處實為門戶要衝畿輔亦朝會通衢京師尤觀瞻重地近年外國貴介往來不少曾無設立賓館亦無整飾道塗客至則倉猝應酬敷衍一過殊難愜洽竊以為宜在京師上海天津等處擇其爽塏創建華軒園林樓閣之中細氈廣廈既可以之接待外國王公貴客推心而納之腹中即每歲恭逢

國家慶典招集各國使臣領事公會公宴洵足為我

天朝壯其觀瞻至於京都為首善之區街衢道路更宜設法修整詩云周道如砥比物此志也此並非欲以取媚外國亦非步武泰西我中國向稱禮義之邦懷柔遠人盛時所重子產相鄭奚廢晉垣由是思之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既有此賓館凡充介紹者尤須慎選繙譯之才相禮達辭無貽賓客譏笑竊按洪範八政文武九經不過內修政治外協邦交三代之隆事無苟且今時所急尤在賓師敢敷通言希惟

採擇

一中國撫綏外藩載在會典既明認之即宜保護之也查泰西各邦雖如何強橫戰勝攻取亦不能輕廢人國倘或廢之其鄰邦必起而議之美國附近有一小島名曰哈哇意即檀香山是也當二十年前美國適有內亂英法二國垂涎檀香山欲侵其疆土美廷聞之即致書英法兩國云若貴國侵佔檀香山我美邦必視之如敵國定以兵戎從事後英法竟弗敢動彼檀香山不過美之鄰島耳尚且全力護之如此况明明為我藩屬者乎中國藩屬

不止一邦而欲伸保護之權必自球案始琉球與臺灣密邇一向恭順其王尚恭實為

穆宗毅皇帝所冊封今彼倭人夜郎自大胆敢妄行無忌先阻其貢繼廢其國並虜其王掠其財賄縣其土地不後不先即在我公使來東與彼國大臣相議之際此等暴舉在泰西不敢為也而彼獨為之何藐視中國太甚乎不但此也曩歲既兼併琉球今又窺伺朝鮮既派海陸軍人員分駐釜山元山等處領事館又派日進清輝天城盤城四軍艦輪流替換常赴朝鮮海疆名為護商其心難測萬一事起

倉猝則因利乘便之機彼處其明我處其暗事機一失為患匪輕中國不可不預圖之詩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又曰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中國欲宣昭義問當在斯時矣况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拒敵於室不如拒敵於門拒敵於門可使見難而思退拒敵於室勢將卧榻而噬臍此中利害所關不待智者而辨若忍之於無可忍而一惟以大度包容固無論將來為患日深若火燎原必至後悔莫及即此日優柔取侮適足長其藐視之心雖欲粉飾修和亦萬難固邦交而敦睦誼彼此終日齟齬匿

怨友鄰非計之得也然則為之奈何亦惟有決計
整頓水師隨時應援而後朝鮮可以圖存邦交可
以益固或謂中國鞭長莫及彼得琉球如石田我
失之何足恤若以此遽開邊釁勝之不武不勝為
笑將來不知結局如何為此說者以為忍辱負重
而其實特未目擊乎彼國窮乏之狀與熟籌乎我
邦商利之權耳苟審察乎兩端則沛若江河必自
有一番區處或又謂日本在朝鮮通商並無他意
朝鮮之患實在於俄蓋聯日以拒俄其說自謂識
遠慮深而不知日本之患已亟也譬之身體俄誠

為患其種病在陽明而日本侵蝕朝鮮則外邪已
攻心腹陽明之患得方尚可消除心腹之憂失治
即難救藥夫以俄之強果欲虎視朝鮮豈日本所
能為力即使可能為力而欲借彼為助是所謂前
門拒虎後門進狼於朝鮮何利焉於中國何利焉
竊計朝鮮為俄日所必爭而日尤甚所遲疑顧忌
者在於中國耳彼自維新以來發奮為雄變本加
厲然求治太速遂致民窮財盡負債累累西人呼
為紙幣之國餉竭不堪言戰查現時大小軍艦及
運送等船祇有二十九艘非甚牢固計其有事調

遣亦難首尾策應而各口通商利權多在中國一經堵港外憂方起內變立生此正中國不可失之機會也若能妥定章程選材善任大整海軍使之巡察外洋為必戰之形有可戰之勢海軍既備省此東方乃問球案之曲神不測之威妥則和好如前不妥則示以決裂赫然斯怒宣示彼此商民限於某月某日撤口回歸乃出偏師遏其礦山截其商舶震蕩其海疆可不戰而屈之惟此時為然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伏惟

王爺俯察非常之言力圖不朽之業以此恢復琉球保

護朝鮮嗣後日人不敢生心俄人亦愈加親附興
滅繼絕扶危定傾誰得而阻之用竭愚誠輒忘僭
越是否有當伏惟

察核施行

總理衙門函覆 出使日本大臣黎 開稱余中
書所陳各節極有見地當即鈔寄

北洋大臣核議擇要施行

北洋大臣李 函諭大著洋務四條語多切要所
論整頓海軍講求商務洵為目前當務之急而
於朝鮮隱患獨具隻眼不肯隨人看場語語皆

從卧薪嘗膽閱歷得來具見留心時局能見其
大佩慰莫名

轉車才言

圖文二

二

光緒八年正月初一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再稟者去臘 黎星使乘馭遠官輪東節來東已

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接辦中書謬承譽獎先蒙給劄
勉留且囑 何星使來函諄諄溫諭寸私感激不可
固辭當即再効馳驅但計三年前曾奉吏部來文因
中書補缺俟差竣須要補行引

見今既差竣復留中書乞假入都以循功令昨稟請

黎星使給咨既蒙准假俟文到之日並候派員接署
即欲於二三月間起程屆時取道津門自當趨承
鈞誨何幸如之竊有陳者中書崎陽久駐北通高麗

南極琉球凡百見聞悉心訪察竊以為倭人不測更甚於俄中國亟宜早圖之海軍一併諒當大加整頓海軍既備更濟之以商權從此恤屬交鄰相因而及茲不揣冒昧謹擬管見四條敬呈

察覽僭越之咎仰祈

格外鑒原肅稟再叩

勛安伏惟

崇鑒

光緒八年二月十六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稟者竊中書於二月十三日接奉正月二十六日

鈞函荷

褒獎之逾常願執鞭而倍切條陳洋務四款既蒙
俯納邇言而尤以海軍商務為目前急需則先後之
間可望次第施行矣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則非
仗二三出羣之才堪勝禦侮奔走之任未易計期收
效使之網舉而目張也中書隨使以來遠駐長崎於
球案不能稍參末議然自倭人廢藩置縣未嘗不瞻
維禹跡而彌切杞憂溯自同治初年

穆宗毅皇帝遣使冊封琉球王中書倬值薇垣欽奉

諭旨曾幾何時昔見其封今見其滅既目擊之即情有所

難禁自揆中國大勢若假以尺寸則雖盤根錯節不

敢辭勞長崎雖屬要衝尚可選才代理縱如何得手

亦不能有所作用為

國家稍盡區區是以差竣後即迭次稟求銷差

何星使准之而

黎星使特再三慰留昨又專摺為中書請緩引

見至有為

國家得人起見等語中書數年心血遇此感恩知己更

復何辭惟是一隅駐紮究不忘長駕遠馭之恩與其
鼓掌空言不如見諸實事現我

朝廷整練海軍或尚驅策乏人中書願為効用倘蒙

中堂垂意自當竭盡愚誠以期裨補於萬一幸甚冀
甚肅泐寸稟虔請

崇安伏祈

垂鑒



光緒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稟 北洋大臣李

敬密稟者中書確查日本派往朝鮮議稅公使花房
義質已於三月十二日由神戶乘坐磐城艦兵船向
仁津港茲照錄金玉均原函附呈

察覽該陪臣之感激冀望與日使之疑駭綢繆均可
想見中國於藩屬外交要案照公法辦理本應明目
張膽專派大員乘坐頭等兵船前往准約即與各外
國辨論凡事開誠布公不宜偏私亦不宜瑟縮如果
屬國無理則由我

朝廷開導而改正之如係外國以強凌弱我大臣可直拒

其所請如此辨過一兩案方能使筆舌效靈然海軍
斷不可不時常整備耳再瀆
尊嚴不勝惶悚之至

上李傅相論法越事宜書光緒九年
敬稟者竊中書於本月十八日接
諭函祇聆

誨迪再三循誦不禁撫髀而嘆夫
沿已久每遇外邦無理之事不計
前得過且過卒之太阿倒持授人
太息也迨至今日法人已乘間抵
舌取勝誠恐未易為功但中書夙
之見聞遙察敵人之形勢彼欲挾
陵我中國侵伐我藩邦不過取易

縱如何量敵慮勝不欲輕為啟釁似覺萬不可因法使語言激烈被其虛聲响喝遂得阻我保護之權任彼肆行無忌查該公使脫里古前駐東京未久與各國公使往來均不甚合聞去年法國新換統領之時脫使致書告於各公使曰余將以某日午後兩點鐘在本公館接見賓客云各公使得信以法使之言為自大無不動氣謀與滋議於是英使巴夏禮立刻往見法使先致意焉法使悟乃派參贊二員向各公使謝過並收回原信即此可想見其人矣猶憶彼在東京將往中國之時尚未稔知中國情形傳聞我

中堂經畧滇粵並督師十二萬南下勢將與法人決裂故彼時法使與人議論雖云欲行前約而仍謂安南之事法國不欲與中開釁似有可望轉圜之機今該使行抵申江既與晤商彼豈不知安南為我

朝廷

冊封之國乎乃一味堅執全說中國不是毫無彼此

和衷誠屬不可與言是彼欲開釁矣彼方開釁以待中國若又隱忍以避之彼知我決不欲戰必更陵厲無前安南之事恐至不可管涉爾時各國窺伺煽惑高麗亦必無獨存之理億度形勢其上煩我將相區處者又當何如是以不揣冒昧敢效愚夫之

千慮為

中堂密陳之中書以閣下微員辱乘槎載自知誦陋
凡於外國交涉事理尚留心體察不肯輕易放過曩
隨何星使初抵東京即有琉球阻貢之議中書面
陳意見謂日人輕藐實甚非預備戰事不可以口舌
力爭當時同事各員輕心相掉絕不寬留地步竟爾
斷送琉球至今悔之莫及未幾中書分駐崎港適與
高麗密邇鑿琉球之覆轍覩碩果之猶存不忍其存
食於長蛇也自駐長崎開辦即注意高麗於是開誠
布公獨開生面傾六成之薪水收各國之歡心稍得

有所見聞時時通報於本國而為之備迨後變生倉猝高麗之不亡者幾希長崎得信最先當時由電飛報 黎星使轉報

北洋大臣幸賴

朝廷神武速派戰船保護不動干戈而外釁遂平矣前歲又值俄國生端自庚辰四月其提督率領兵艦大小三十餘艘盡泊長崎中書亦與其提督往來如同昆弟交情無改德禮增修及至六月彼知中國有備遂即轉機是月廿八日在長崎施放賀炮遙敬我皇上萬壽聖誕外國人以此卜中俄之無戰矣是則有備

而不畏戰可期不至於戰無備而畏戰究恐難免於
戰用兵所以弭釁非以啟釁也歷觀前事莫不皆然
竊思法國前時雖強計其與外國戰爭無一利者普
以彈丸之國奮勇一戰由王而帝其相畢思麻克遂
為近今第一功勳我

中堂亦何多讓焉此次法國勞師遠涉獨力無助所
慮其暗助者或在日人耳然中國果能一鼓作氣則
日本亦必守其局外之分斷不敢浮沉以取禍刻下
速宜整備沿海邊防訓練兵船巡察海疆彼不犯我
則罷彼若犯我則設計擊破之並行文各與國勿俾

接濟軍火炭糧安南內地林箐叢密我由廣西雲南
等處徵兵調餉以作應援彼亦未易逞志此區區之
見惟我

中堂垂察幸甚肅泐寸稟虔請

福勛伏祈

崇鑒

再上李傅相書

敬稟者竊中書以海外微員不自謂無足輕重輒敢
侈言軍國大計夫亦不知自量矣前月二十二日上
書去後方慄慄危懼慮其言之過僭乃本月初四日
奉五月廿八日
諭函固不以人廢言既荷
格外優容更蒙

虛衷採納合籌水陸戰守之具而尤注意於陸路應
援因劉團之驍勇激其忠奮以代前鋒此誠避實搗
虛足以羈敵人之兵使之不敢銳意北向即彼水師

大集成分兵擾我沿海地方其力既單而吾之水師

亦易於戰守各口要港宜多備水雷且河內海防等處可乘虛

襲其巢穴令彼水師遠出不得安然而吾可以制其

生命矣似此布置水陸互為聲援如常山之蛇首尾

皆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張燕公所謂動若棋生比

物此志也兵法所謂勝出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致

敵之敗者也廣東新設電線宜接續達於如果調度

得人軍勢倍張兵船主令之人必須明外務諸畧選出洋學生為譯官畧重其薪水

法人見之亦必畏難而思阻由是中國水師人材轉

得藉此番歷練以增益其所不能痛革因循以求振

作而章程可由此善變是憂患警必始非轉禍為福之機也然而

中堂夙夜傍皇不自滿假尚於鄰邦助虐一節或恐自己水師兵力與各國交情就此兩層似均有辦不到之處此則臨事而懼又貴好謀而成耳夫法侵越南歐洲諸國皆不以為是其意非為中國實則自為何則法人得志於越南英將有所不利也此均勢之說也但使中國能自樹立不失其保護之權而所駐各國使臣又能加意聯絡益修睦誼是正協其冀望必無暗助之虞矣歐洲既以局外相安而日本最為

近鄰商務尤靠中國豈能有所竊發以取後患乎縱有之亦不足慮也中書亦知事非容易然私心竊計以為今日必須破此機關而後中國可以自立於天下否則勢有所阻輒付於無可如何敵皆效尤必至噬臍莫及用忘僭越再效芻蕘之獻倘蒙

察核施行或於今日事宜不無少補中書不勝為國惓惓之至肅泐寸稟虔請

福勛伏祈

垂鑒

郭 古齋刻字